

海口文史資料



目 录

海口市的民族源流及其风俗习惯

.....冯仁鸿 (1)

海南百年建省史.....冯秋泓 林尤杏 (51)

文物库藏中的“琼崖省人民政府印”

及其印信的形制.....麦 穗 (57)

琼崖人民援助省港大罢工.....吴坤旺 (62)

蔡廷锴赴穗述职遇险记.....周心鉴 (69)

日军修建南渡江铁桥始末.....欧良柱整理 (74)

海疆军消灭海口一场匪祸.....周新桥 (78)

八属联军驻琼旅长邓承芬被杀经过

.....翁振民 冯秋泓 (81)

府海地区大、中学校教育史略

.....周润章 李达生 (84)

海南华侨中学史实.....	符悦红 冯立奇 (108)
琼台书院创办始末.....	陈多余 (133)
钟衍林的教育思想.....	陈多余 (138)
琼剧名旦——丽梅.....	哥 冈 (141)

海口《海南医院》创办纪实

.....	温孟学提供材料 林武整理 (146)
海南岛北部地区鼠疫发生流行史料	
.....	林诗泉 (159)
著名中医吴华民.....	林诗泉 (164)
海口市商会的回顾.....	杨家和整理 (168)
琼海关开办通商日期考.....	黄进先 (175)
海口私营侨批业的产生和变化.....	易 春 (178)
海口长流地区村落的变迁.....	吴国礼 (191)

海口市的民族源流及其风俗习惯

冯仁鸿

海口市的民族与风俗，其源流纷繁，历史悠久。市区居民，多系汉人后裔，其风俗习惯，几乎无异中原。而郊区“村人”，始自梧（州）、浔（江）“贩珠”而来；滨海“蛋民”，多从闽、粤“采海”南下，其风俗习惯，又各具特色。

据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：海口市有五万一千五百七十七户，二十六万六千三百零三人。其中少数民族八百一十六人，仅占全市人口的千分之三。

汉民族中，市区以操闽南方言的海南话为主，普通话和广州话也较为通用；郊区以操“村话”为主，海南话次之；滨海还有自称为“蛋家族”的水上居民，讲的则是粤方言的蛋家话；其余各少数民族居民，多是解放后因工作关系调入本市的，极少数是解放前定居的，由于受汉族同化，他们都能讲普通话。其中黎、苗族还会讲海南话，其服饰基本汉化。在汉族中，除少数“村人”老嫗和“蛋民”姑娘外，很

难从服饰上辨别出来。

一般来说，凡户籍在本市者，都是海口人。但由于语言、习俗有别，人们习惯把出生本市、操海南话带有海口语音者，称“海口人”；世居郊区，操近似梧、浔语音者，称“村人”；住在海滨沙洲，操近似广州语音者，称“蛋家人”。现分别将其族属源流及其风俗习惯分述如下：

海 口 人

海南各族人民，大都源于中原大陆。海口居民，也是如此。据北宋苏东坡《伏波将军庙碑记》载：“自汉末至五代，中原避乱之人，多家于此。”明代丘浚亦云：“魏晋以后，中原多故，衣冠之族，或宦或商，或迁或戍，纷纷日来，聚庐此处。”海口始名于宋，最初称海口浦。自海口浦出现之后，市区居民才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。

一、宦官流寓者

宋代，由于北方战乱，汉人大量南迁，不少宦籍望族，不能北归，落籍琼崖。如宦籍流寓的唐震，原籍世居广西桂林府兴安县之南乡，淳佑（公元1241—1252年）间，自台阁特奏，出任琼州刺史，成为唐氏

入琼的开山祖。生子叔建，荫授琼山县尉，开基海口东郊攀丹村（王国宪《攀丹唐氏族谱》）。子孙后裔繁衍，名贤辈出，成为元明以来海南一大世家望族，迄今七百多年。据一九八五年海南唐冑故居修建委员会统计，全岛唐氏后裔近四万男丁。

清代同治七年《郑氏族谱》称：郑氏琼崖始祖志灏公，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坎头村。南宋登进士第，授文林郎，奉旨调任昌化知县，官居三任九载。卸印后，本想回里，到白沙津候渡北归。时中原战乱，困于舟楫之不便，遂落籍琼山瑄洲（瑄洲即今海口白沙坊）。嗣后子孙昌盛，成为琼崖之望族，海口一大姓。

至于海口市的黄姓，原自福建莆田凤谷里来。高祖守仁，元时出任雷州别驾，曾祖受甫，任徐闻助教。因元季之乱，避兵于琼，洪武岁次辛酉（元公1831年），占籍海口第一里，成为海口市人。（明·王佐《鸡肋集·海口黄氏族谱序》）。

被誉为“有明一代文宗”的丘浚，其先世丘氏，是元末从福建泉州晋江县来海南做地方官的。由于元末之乱，无法返回故里，遂落籍府城下田村（清·道光《琼州府志》）。今海口市丘氏后裔上百户，绝大多数为丘浚后裔。

在三百多年的隋唐两代，冯（宝）冼（英）家族在琼岛一直保持着统领地位：隋朝追赠冼夫人之子冯

仆为崖州总管；唐初，其孙冯盎以番禺、苍梧、珠崖地归降，高祖李渊折其地为高、罗、白、林、阳、崖、儋、振八州，任冯盎为总管；其后，冯氏子孙世袭为官，直至晚唐尤盛不衰。在海南、海口冯氏族谱中，都承认他们是冯宝的后代。

林氏渡琼始祖裕公，字汝成，号拍庵，籍居闽之福清县太平乡平原里。唐昭宗乾宁间，曾被赐予进士出身，光化二年（公元899年）授琼山县同知，莅位后晋升为琼郡同知，卒时中原多故，妻儿无法归里，遂定居府城西关。

海口历来属琼山县所辖，自宋元海口成为郡治要津之后，入琼较早的冯、林二氏，其后代在海口繁衍较多，成为目前海口市的二大主姓，人丁兴旺。

二、戎籍落户者

海口市是宋元以来水军设防的郡治要津，驻军重镇，故营居者也多戎籍。据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卷二十七载：“原白沙水军系浙军，自宋末祥兴帝船遁至本州，为元兵所败，遗卒收为水军，后于白沙津置镇设官管领，给粮巡防海上。”后化为当地居民，世代以行船为业，故民间有传说：海田、白沙船民，原是南宋浙江水军的后裔。而海田的“南蕃营”，则是

元初征占城（今越南）时纳降的番人及其家属，但因元末兵乱，当时已存无几（明·正德《琼台志》卷七）。

元代，琼州共置营二，镇一，寨四（清·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卷十七）。其中的营、镇均设在今海口地区，即府城西的靖海营，海田的南蕃营，白沙坊的水军镇。

明初，海南卫在琼山县境设有五个所，今海口地区便占有二个：右所，也称西所，在小英（今秀英）村，配旗军二百五十名；后所，也称北所，在海口城，配旗军二百六十二名。到了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年）立白沙寨（今白沙坊），配有官兵一千八百二十二名。

清代，琼州镇总兵辖下的海口水师营，有官兵九百八十五名。

在历代戎籍官兵中，不少落籍于海口市，他们亦多源于中原大陆。以清官名臣著称的海瑞，先代为南宋地方指挥使海倅，由福建迁居广东番禺。明洪武年间，海答儿从军来到了海南岛，成为琼州海氏始祖。由海答儿传四代出盐察御史海澄，传六代出海瑞（日本·小叶田淳《海南岛史》）。今琼岛海氏遗裔寥寥无几，然而海口市的道客村和白沙坊仍有后裔数户人家。

民国初期，湖南籍的清军散兵游勇数十名流落海

南，遂在海口市合伙办起了“海口马车公司”谋生，后代俱同化为“海口人”。

因此，清时黄文裕云：“郡城县城，营居多戎籍。自宋元顺化皆汉士遗裔。洪武以来，军士初拨则多苏、浙之人；续拨则多河之南北；再调则又闽、潮之产。厥后中原各处官吏充配者接踵而至，故士族多出自中州。”（清·宣统《琼山县志》卷二）。

三、商贾营居者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琼州府迁到了今府城镇，海口地区的白沙津成为郡治要津和全岛海航中枢。当时琼莞体量朱初平说：“由泉、福、两浙、湖广方面而来的商船，皆载金银、布匹，价值不下万余贯。”近则有钦、廉、高、化诸州运大米、牛、瓦器、帛物的商船，并运去槟榔、椰子、香料等土特产品。而光槟榔一项，“岁输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。”（宋·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）。因此，海口市便成为琼州货物出入的集散地和商贾、船民的落籍场所。

据清·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卷八载：“天后庙一在白沙门，一在海口所，元建。”因此，日本人小叶田淳在《海南岛史》中论述道：“海南岛最早的天后庙，建造在元代的白沙津及海口一事是值得注意的。

宋代发祥于福建的天后（妈祖），被信奉为海上的保护神，而当时随着福建人的海上活动，传播到沿海南北各地，也传到海南岛来。由此也暗示着福建人的通商与作为港市的白沙津及海口的联系。”各地商人，他们以谋生、赚钱为目的，陆续来到海口经商而后定居下来，以互助互利而设立地方会馆，作为同乡商民联络活动的场所。

这些会馆：有福建漳泉商人在白沙门上村创建的漳泉会馆；有泉州商人在水巷口兴建的福建会馆；有琼山、定安、澄迈牛皮业者建立的敖峰会馆；有南海、番禺、东莞、顺德、新会在博爱北路创立的广行五邑会馆；有兴化、潮州两府商人在白沙门上村创建的兴潮会馆；有高州商人在关厂坊将原高州小庙改建的高州会馆；有潮汕商人在西门外创设的潮州会馆。每一会馆，据其碑题记载，一般有一百至二百名同乡捐资助建，他们分别占籍着海口市的主要街道和港口。

四、洋人定居者

咸丰八年《天津条约》后，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，允许各帝国主义者经商、传教、设医院、办学校等，直至清末民初，外国人迁居海口市者约有三、四百人。他们多居住在外沙、盐灶、海田六庙沙尾等滨海地区。

日寇犯琼前，海口市仅有日本人胜间田“健寿堂”一家西药店，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，日本人在本市建立的洋行、企业、公司、商店计一百多家。据《海南岛与其开发》一书载：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统计，居住在海口市的朝鲜人有八十七人；日本人有一千二百三十三人，仅过了三个月，即八月一日，就增加至一千五百四十一人。解放初，外国人留居海口市者约一百多人。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人口普查统计，外国人加入海口市户籍者尚存有十二人。

五、逃贼占籍者

清末，雷州半岛海盗、山匪麋集，民不聊生。民国之后，军阀混战，败者为寇，亡命深山老林，遂至兵匪合一，匪势尤炽。当时，雷州地区出现以陈振龙，号称“石合三”为首的海盗；以李福隆为首，声言有“万三三”姜罗的山盗。这两股兵匪集团，扎营结寨，分班立头，杀人放火，掳掠奸淫，危害甚广，地方官兵也无奈其何。因此，自清末至民国二十年间，雷州半岛的徐闻、海康、遂溪和湛江等地居民，避贼逃亡来海口市定居者甚众。当时在海口市盖茅草房聚居的海北寮村寨，有竹林、滨海、仙桥和红坎坡等，计有二百多户，男女老少逾千人。这些逃贼占籍者，称为“海北人”，不过其后代今已难于识别。

六、建国后入户者

一九四五年底，海口市仅有四千三百三十四户，五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人。时海口辖区仅有八乡镇，现今长流、荣山、新海、城西和海秀的部分农村不包括在内。一九五二年，发展到二万九千多户，近十二万人；一九六二年三万多户，十六万五千多人；一九七五年近三万八千户，二十一万多人。

以一九八二年统计，海口市二十六万多人中，除郊区“村人”和海滨“蛋民”六万多人外，操海南话带海口语音者约十五万人，建国后迁入者四万多人。迁入者来自全国大陆二十九个省、市、区，多数系南下干部、军人，部分则是本岛各县调来的干部、职工及其家属。他们一般以原籍自称，这就不一一叙述了。但其中迁入的少数民族，计有蒙古族四人，回族十六人，苗族十七人，彝族三人，壮族四百三十七人，布依族六人，满族四十人，侗族五人，瑶族九人，白族一人，土家族三人，傣族四人，黎族二百五十八人，僮僮族一人，水族三人，仡佬族一人，锡伯族二人，京族二人。去年海口市台联会成立后调查，日本侵琼时的一九四〇年五月，海口市有台湾人四百六十五人，目前仅存十三人，包括其血统亲属有一百九十人，其中台湾屏东县高山族一户四人。

由此可见，自宋元以来，外来落籍海口市者，以商贾居多。商贾中：有浙江人；有福建的漳州、泉州、福州、兴化人；有广西钦州、廉州人；有本省潮州、高州、化州和汕头、南海、番禺、东莞、顺德、新会人；也有本岛琼山、定安、澄迈、文昌等县人。这些落籍者中，又以闽南人为先且多。而本省各县商贾中，不少人也是始于闽浙，而后陆续南迁，最后才迁徙来本市的。他们原操的语言，也是同属于汉语种中的闽南方言，风俗习惯大同小异。因此，数百年来，海口市区的居民，以闽南裔人居多，其语言以操闽南方言者为最。而操各种不同语言的占籍者，天长日久，其语言与习俗，势必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，甚至被同化。与此同时，闽南裔人的语言与习俗，同样受不同占籍者的影响与渗透，因而逐渐形成了海南话中一种独具特色的“海口话”，成为今日之“海口人”。

临 高 人

海口市西南郊区操广西梧、浔之音的人，他们自称为“村人”，海口市民则称之为“黎人”。这些人与临高、琼山、澄迈、儋县等地的“村人”所操的“村话”基本相同。临高县“村人”占本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，约占全岛“村人”的百分之六十，因

而凡操“村话”的人，一般都称为“临高人”。为统于全局和便于行文，海口郊区的“村人”，本文也以“临高人”称之。

一、分布状况

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，海口市郊的临高人分布：长流区有长流、美德、文盛、迈万、文彬、永桂、潭三新、潭三旧、文毓、琼华、儒显、传桂、道盖、博生、博抚、文丽、棠甘、联昌(苍龙)、昌明、田罗、式金、新民(那秋)、堂善、新李、道群、登宛、美李、高龙、大桥、美楠、文森、文隆、尧阁、富教等三十四个自然村；荣山区有祥堂、文明、雨苍、博养、美新、荣山、好俗、福永、龙山、富屋、大效、龙头上、龙头下等十三个村庄以及一九七三年迁居海田崩墩村的拦海大队；新海区有新海(天尾)、镇海(后海)和荣山寮三个自然村；海秀区有秀英、滨濂、滨涯、业里、向荣、水头、新村、永庄、儒益、周仁、那合、书场、美俗、苍峰东、苍峰西、头铺、沙坡十七个自然村；白龙区有玉沙和三十年代迁建的流水坡二个自然村；此外，还有日寇侵琼前迁建于今海联区新埠岛的东坡、中坡、西坡三个自然村。合计七十三个自然村，一万一千九百零九户，五万六千二百四十三人，约占郊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。

他们的先人迁居琼岛，比市区“客人”约早二千年。在这历史的长河中，对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族称。

二、族称溯源

1. 骆越人 古代，我国南方居民统称为越族。而位于广东西部、广西西南部、海南岛至越南北部之民称为“骆越”，是秦汉时期“百越”族西南部分的一支。

“骆越”之称，大概源于广西邕州宣化县（今邕宁县）北有“骆越水”（今郁江）而得名，其流域为“古骆越地也”（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）。

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伏波将军路博德等挥师过琼，置珠崖、儋耳二郡。开琼之后，由于难于统治，元帝初元时，西汉金马门侍诏贾捐之（贾谊之曾孙子）主张罢郡废县，在《罢珠崖对》的奏文中，称岛上居民为“骆越之人”（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）。当时，珠崖郡治在今琼山东潭；儋耳郡治在今儋县旧州坡（浦滩）。二郡之间的琼山、澄迈、临高至儋县东北部，与中原大陆隔海相陆望，是舟渡大最近的地方，也是历代“临高人”的聚居之地。据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卷三所引临高人王佐（桐乡）在《外纪》的“四论”中指出：“此善人乃武帝之初，

已有三万之数。此远皆近商贾、兴贩货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受廛者。”所谓“善人”，指汉武帝“以其无罪见弃”的珠崖之民，也就是“骆越之人”。从中可窥见在秦汉时期或更早之前，广西钦州、廉州、梧州等地的骆越渔民、商贾已有迁居琼岛“采海”、

“贩珠”的踪迹。故《琼台志》亦云：“越处近海，多犀象、玳瑁、珠玢、银铜、果、布之凑，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，则秦有至者矣！”

2. 俚人 东汉，珠崖人民称“蛮里”（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）。唐·李贤注：“里，蛮之别号，今呼为俚人。”“里”、“俚”互训，故晋称“交州夷名曰俚子”（晋·张华《博物志》）。隋代则以“俚”或“俚僚”并称（《隋书·谯国夫人传》）。因而“夫捐之所谓人与禽兽无异，盖指俚僚；谯国传称儋耳归附者千余洞，亦俚僚也。”

（《琼台志》卷三）。宋代周去非在《岭南代答》里云：“俚人，史称俚僚者也。”“里”称“俚”，“俚僚”称“俚僚”，是对所谓“类与禽兽”、“巢居鸟语”的里族人民的蔑称。“巢居”不过是“上设茅屋，下豢牛猪”的结栅之居，“鸟语”只是“重译乃通”的稀僻之言。北宋·乐史《太平环宇记》载：

“毗耶山顶有虫，似伏蛇，俚人以虫为毗耶。”毗耶山位于临高县北部沿海，故临高人源于俚族无疑。

3. 黎人 唐宋之后，“黎”的族称始见于史

册。《新唐书·杜佑传》有“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，佑讨平之。”临高“县北有毗耶山神，每黎人叛，则神驱蜂以御之，官军大破黎人。”（南宋·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）。宋建炎二年，李纲被贬过琼，居“海口地方”十二天，当时他在《南渡次琼莞》诗序云：“黎人出市交易，蛮衣椎髻，语音兜离，不可晓也。”

以上所指“黎人”，是环居沿海，出市贸易，时服时反，为民害者，可见是熟黎。“熟黎本南恩、藤、梧、高、化诸州人。”（《儋县志》576页）。明朝正德时，琼府太守谢廷瑞在黎议中指出：“州县卫所等衙门皆沿边海，百里之外为熟黎，熟黎以为为生黎。”（清·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卷二十二）。可见居住海（口）府（城）郊区的是熟黎，而这一带也只有操临高话者才有称“黎”的。

生黎居深山僻壤，不供赋役，这就是深居五指山中之黎民，古代多以“土人”或“岐”称之。《太平环宇记》载：儋州“俗呼山岭为黎，人居其间，号曰生黎。”而“生黎虽犷悍，不服王化，亦不出为民害。”明代定安人杨理在黎议中亦指出：“常川出没者为黎，五指之中历代不化者为岐”。（清·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卷二十三）。故明清常有“外黎内岐”的说法。

自明以来，海南熟黎不断汉化，故多兼有“乡人”（如儋州人）、“村人”（居昌化江下游者）之